

绩下降了就说明肯定存在不足的地方。考试就是客观评价你前一段时间的学习，没有必要去为此感到沮丧，有漏洞就立马去弥补，对吧？所以就是一种平常心过来的，因为本身平常的考试都是为了最后达到一个好的成绩。”“我对自己的目标本身也比较高，能尽力而为，做到自己能做的就可以了。”

整个高中生活，刘鑫并不觉得很辛苦，任何新的知识、任何为理想留下的汗水都是让他快乐的。

### “就算做不出成果也不会放弃”

在物理学浩瀚的海洋里，他同时着迷于量子的神秘和宇宙的恢宏。微观与宏观的两个世界，看似彼此对立，却吸引着无数物理学家寻求二者的统一。在这个不到二十岁的瘦弱少年身上，现实的冰冷和理想的炽烈同样对立而共存，在激烈的碰撞中进行巧妙的融合。从小县城走出来的他，没有优渥的物质条件，也不像大城市孩子那样“见过世面”，但却因此保留了内心最纯粹的向往和激情，成为了一块宝贵的“璞玉”。没有功利的追求、没有填鸭式的教育、没有疯狂内卷的竞争，也没有同龄人对未来的迷茫，有的只是成为物理学家的理想，而他的每一步都是在为此努力。

对于未来的规划，刘鑫坚定地要做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。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枯燥的，他却不那么认为。“就算做不出成果也不会放弃，因为做其他的感觉都没什么意义。”这确实是他最真实的想法。而谈到做理论研究可能面临的经济困境，“能支持自己家庭生活就可以了”。物质生活贫乏的孩童身上往往可能生长出两种性格，一种是放大对物质的渴望以弥补曾经的缺失，另一种是降低对物质的要求而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。刘鑫显然属于后者。

此时，面前这位少年，或许已经找到了当初那个问题的答案。他与霍金先生一样，已经理解了物理事业的美妙之处，并且将要为之献上自己的一生。

## 王静：被一块屏幕照亮的人生

学生记者 苑斯琪



王静

重庆考生，以656分的高考成绩被自强计划录取。是成都七中在线教育的受益者。

王静来自重庆，但她人生的前十年在新疆度过，那时，父母带着她和哥哥一同在新疆打工。三岁那年父亲遭遇车祸去世，此后，母亲带着哥哥和她艰难地在新疆工作。

小学三年级时，母亲决定带她和哥哥回到家乡的村落，王静也转学回村。村里的小学只有两个班，每个班二十几名同学。“我们那时还算好，现在学生还在不断减少。”王静回忆道。

对于王静来说，童年的印象已经模糊不清，但她很早就知道家中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。家里虽然申请了低保，但爷爷常常和她说起，因为家里有摩托车和电视，有人认为他们不应该享受低保政策，所以家里只有母亲能领到一份低保。

小学时，王静就常跟随爷爷一起下地干活。她记得刚转学时，自己成绩一直不太好，直到有一次，村里一位六十多岁的赤脚医生爷爷见王静在玩耍，便出了一道数学题来考她。那道题并不简单，需要用到二元一次方程，“我当时还没有学过，所以只能靠蒙”。现场一直没有解出来的她不愿放弃，又

跑回家拿纸笔继续演算。

时间一分分过去，王静沉浸在对数字的思索中，丝毫没有察觉天色渐渐暗沉，直到傍晚，她终于将所有答案都罗列出来。恰巧那位爷爷干完活收工路过家门口，王静欢欣鼓舞地小跑出去，大声报出了答案。“那一刻我特别开心，感觉数学很好玩，也好像就是从那一次开始，我的数学成绩慢慢变好了，总体成绩也开始提升。”

到了小升初的时候，出于对镇里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校风的担忧，王静家人想让她到区里就读。而想要进入梁平区最好的重点初中，需要通过选拔考试，学校最终会录取300人。如果未能进入300名还想要上这所学校，就需要缴13000元的“门槛费”，而这是王静家无论如何也负担不了的。

考试出成绩那天下起了大雨，王静家离学校大概15公里，爷爷骑着摩托车载她去看成绩。山路崎岖，大雨滂沱，爷爷的裤脚湿了，王静的裤脚也湿了，到学校时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家长。“看我们这副装扮，其他家长都和爷爷说我肯定能考上，可是榜单上并没有我的名字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王静没能控制住泪水。是的，王静的人生伊始，就像一部小说的开端，压抑沉闷，没有人知道命运之神会不会在她以后的日子里奏出高昂的曲调。

## 一块屏照亮的梦想

错失进入区重点的机会后，王静和家人没有放弃，那个暑假，经过一番努力也经历一番波折后，王静最终进入区里一所还不错的中学就读。初中三年还算平稳地度过，中考前夕，王静意外收到了梁平中学抛来的橄榄枝。

2019年，梁平中学首次引进在线教育系统，为筹备这一新型教学方式，学校进行了特殊招生，平日成绩不错的王静因而获得了直接就读的机会。

高中前两年，王静所在的班级一直跟随线上直播上课，屏幕那端是成都七中的教室，这端连接着王静所在的班级，在这两年之中，王静直观地感受到了屏幕两端的巨大差异。

教学进度上的差异是最明显的。因为重庆市和四川省高考模式不同，王静所在的班级高一高二时跟随网课教学，高三则采取独立教学进行高考复习。但升入高三时王静反而感觉压力变轻了——高三时的数学课，老师一节课一般安排讲两道题，而前两年的数学课平均每节都要讲七八道题。刚开始，全英语教学的英语课让大家无所适从，“那边”讲到难处时，“这边”的老师常常需要先把直播静音，给同学们补充讲解，再继续播放。

因经济条件不同而导致的生活方式差异也体现在无形处。“记得有一单元的英语课文讲到了澳大利亚的草原，屏幕那端的老师就提问有谁去过澳大利亚，下面就有一些同学举手，向大家描述那边的风景，但我们老师根本不会想到要问这种问题。”

王静选择接受这种差距。她很少和家人倾诉自己的压力，往往独自消化，并默默努力着。新冠疫情最初爆发后的半个多学期，王静在家上网课。家里没有专门学习的空间，她就在床上支起小桌子，手机和书摆在桌上，听课、做作业。在床上一坐一整天后，王静常常腰酸背痛，长时间戴耳机、看手机屏幕导致耳朵和眼睛也很酸痛，晚上做完作业后，眼睛都是花的。

王静清楚地记得高一下学期是4月27日那天开学，第一次月考大家都没有考好，但她考得还算不错，她的排名也从此逐渐上升。上网课的日子，考验的不仅是大家的智力水平，更是自律水准，一直懂事的王静赢在了高一这段起跑线，但她更感谢那块屏幕，正是那块屏幕让她不仅接受了最顶尖老



王静与母亲



师的教学，也打开了视野，更激发了内心想要改变的原生动力。

### “山要一座一座翻”

高三之前，王静从未觉得自己可以考上清华大学，毕竟，从2016年起高中母校就不再有考入北大、清华的学生。

高三时王静从老师那里听说了自强计划。凭借高中期间不错的成绩和三门竞赛奖项，王静通过了自强计划的筛选。高考完，王静前往成都参加自强计划的复试，随后便去往妈妈的住处。接着自强复试结果公布、高考成绩公布，王静终于看到梦想的光芒照进现实。

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两天，三岁丧父的王静又接到了命运的另一重捉弄与考验——妈妈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。

来不及震惊，也没有时间悲伤，确诊后的那些天王静一直陪在妈妈身边，帮她降温；在网上搜索这个病的原理、治疗方案，解释给她听。在妈妈面前尽量保持乐观冷静，“但当我一个人在外面接到安慰我的电话时，我常常会忍不住情绪崩溃。”

重庆招生办的老师在得知王静的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她，向她介绍了清华的资助政策，并帮助

转发了“水滴筹”链接。在清华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，王静家很快通过“水滴筹”筹满了20万元，缓解了医药费的燃眉之急。高中时一直资助王静的爱心夫妇在听说王静家里的变故后，也选择在大学期间继续资助她。开学后，清华的“绿色通道”也保障了她在大学里的基本生活。

这一路走来，虽然命运对王静板起了无情的面孔，但王静依然说自己是幸运的，因为她遇到了很多好心人，有哪怕高一成绩倒数但依然愿意为自己“开小灶”的英语老师，有高中时每月汇款资助自己的爱心夫妇，也有在妈妈病房里鼓励照顾自己的病友家属。但最幸运的，莫过于王静是国家在教育公平方面所作努力的最直接受益者，如果没有屏幕后面成都七中的网课，如果没有清华大学针对贫困地区的自强计划，王静说自己无论如何不可能踏进清华校门；又如果没有清华的“绿色通道”和健全的资助体系以及这么多善良有爱的老师们，她现在一定会一筹莫展哭不出来。

“山要一座一座翻”，在清华招生公众号上的文章里，她这样写道。虽然对于未来，王静还没有清晰的想法，但是生命前十八年受到的关怀与温暖，赋予她不断克服挑战的勇气与信心，鼓励着她不断翻越生活的高山险峰。🍀